

在济南西郊的古城村,现存一处古城遗址,这里曾经是黄帝后裔、西周祝国的国都。处于济左走廊核心要地的祝国坐享地利之便,虽为小国却颇为繁盛,后来被一路西进的齐国所灭。此后,古城又成为东周齐国祝柯城和汉代祝阿县城、祝阿侯国国都的所在地,历经战火纷飞,阅尽人间沧桑。

黄帝之邦 身居海岱要冲

公元前1046年,牧野之战武王克商,建立了西周王朝。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,周天子除在伊、洛之滨营建洛邑,建立了西起陕西宝鸡、东到郑州荥阳的千里王畿之外,又同时进行了以军事占领为基础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分封,在全国的战略要地授民授疆土,建立众多诸侯国。王族和功臣自不用多说,分封古代帝王后代可是周朝的创举,周人“灭国不绝祀”的理念和商朝赶尽杀绝的思路截然相反,大大笼络了人心。

作为黄帝后裔的封国,祝国正是由此而来。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,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,更是五帝之首,被尊为中华“人文初祖”,因此祝国虽是小国,却有特殊的政治地位,受人尊敬。

祝国故城位于今济南西郊古城村东,济水(今黄河)、玉水(今玉符河)之间,且在两水相交处之南。这块狭长的区域位于济水和泰山之间,古时要想从洛邑到临淄,此处是最便利的道路,因而这条连接海岱和中原的交通要道被现代学者称作济左走廊,是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命脉。西周时期祝国处在“金路”的中心节点上,土地肥沃、取水便利,又加上天下共主、诸侯国和平相处,因此祝国一度比较繁华,尤其是手工业颇为发达。

到齐桓公的爷爷齐庄公主政时,齐国羽翼渐丰,又加上周室衰微,各路诸侯开始蠢蠢欲动。齐国也想跑马圈地,因此扼守济左走廊、齐国西南咽喉的祝国很快就成了齐国的猎物。公元前768年,齐军一举占领了祝国,但是齐国灭祝之后却遇到了强大的外交压力,毕竟祝国是黄帝后裔且并无大的过失,亡国绝祀非同小可。好汉不吃眼前亏,齐国很快恢复了祝国,却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庸,改称“祝柯”,此时的祝国已经成为了齐国的一处战略据点和手中的棋子,国家有名无实。此后,祝国子孙遂以国名为氏,称祝柯氏,后分衍为单姓祝氏、柯氏,世代相传至今。

盟于祝柯 见证大国兴衰

进入动荡的年代,祝柯比原先更热闹了,一不小心成了齐国的“板门店”。公元前554年,时常经受战火洗礼的小城一下子成了世人的焦点,多国领导人在此聚首召开会议,商讨战争与和平的大事,这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二十一】

祝国：扼守济左走廊，亲历外交风云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就是“诸侯盟于祝柯”。

此事要从平阴之战说起。当时,晋悼公因病去世,其子晋平公即位。之前,齐晋争霸闹得热火朝天,心怀不轨的齐国见有机可乘,就趁晋国局势不稳,背弃与晋国的中原联盟,联合楚国开始攻打鲁、卫曹等中原盟国,对外扩张。此时晋国的实力要大于齐国,晋平公为了维护中原联盟,防止齐国势力过分扩张,兴兵出征迎击齐国。晋、宋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一国的军队在济水会师,共同讨伐齐国。

齐灵公也连忙调兵遣将,为抵御进攻,在平阴地区布防,筑起城墙挖起壕沟,准备坚守。不料,联军兵分两路,采用正面强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、虚张声势等策略,大破齐军,一路东进。联军直抵齐都临淄城下,将临淄团团包围,火攻四面城门,吓得齐灵公差点出逃胶东。好在不久楚兴兵攻郑,借以救齐,联军才退兵。

经此战役,齐国国势和军力均有所下降,不得不求和。次年春天,齐国与联军十一国选在祝柯会盟,达成了“大毋侵小”的共识,就此息兵。

公元前517年,祝阿又见证了鲁国的一场动荡。当时,鲁昭公听信谗言,亲自率兵攻打鲁国权贵季平子,结果大败,鲁昭公无法在鲁国立足,便逃往齐国。

齐景公在祝阿附近的野井会见了遭受变故的鲁昭公,鲁昭公直

言很后悔没有重用贤臣,听信奸佞,才招来了失位的祸患。齐景公觉得此话在理,就告诉了晏子,认为鲁昭公要是回国,定能成为贤君,可晏子却持相反的意见:“夫愚者多悔,不肖者自贤,溺者不问坠,迷者不问路。”

济南玉西 留下史地悬案

因涉及到平阴之战、齐侯唁公等重大历史事件,弄清祝国都城的位置显得尤为重要。祝国都城在春秋时期称祝柯,督扬,汉初为县,改称祝阿。关于祝阿城,除了济南西郊古城村外,另有长清、禹城等说法,今齐河境内还有祝阿镇,常令人疑惑,成为史地悬案。

事实上,《水经注》记载,祝阿故城在济水之南、玉水之西的两水交汇处,正是现在济南西郊古城遗址的位置,这与考古发现是相符的,而其他的几种说法都与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有关系。

长清一说出自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:“祝阿,在长清东北四十五里。”当时的长清治所在升城,也就是今长清归德一带,方位和距离与济西古城遗址相符。

现存古城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,文化堆积厚约2米,主要为商周时期遗存,整体保存较好。祝阿城不仅是祝国昔日的都城,而且汉代的祝阿县也在此办公,其间一直没有荒废,当时的城邑范围远大于现存的遗址。当地百姓回忆,早年间古城南到山东省肿瘤医院,北到田家庄,南北有近三里长。除旧城外围的城墙和建筑外,村子四周另建有城墙,并在东、南、西、北和西北设有五个城门,晨启暮闭。

汉初,此地甚至曾短暂存在一个祝阿侯国。楚汉争霸,大将高邑跟随刘邦定天下有功,汉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正月,封其为祝阿侯,封国都城就是在祝阿城。汉文帝后元三年(公元前161年),高邑的儿子高成因犯“事国人过律罪”,也就是役使的官吏以及民众超出限额,有僭越之嫌,祝阿侯国除。2001年夏天,在古城遗址不远处的腊山东面山坡上发现一座汉墓,根据出土的印章和其他文物综合判断,汉墓的主人是一名西汉早期列侯夫人,应是祝阿国遗存。

禹城的说法则是因为祝阿城“搬过家”。公元469年,北魏朝廷将祝阿县的行政中心由原址迁到了济水北边,也就是现在禹城火车站的位置。唐天宝元年,祝阿改名为禹城,取县南禹息故城之名。

至于齐河之说,则更多源于怀古之情了。现在的齐河祝阿镇与古城遗址隔黄河相望,自从金代置齐河县起,这里都是齐河县城。直到1973年,受黄河北展工程影响,齐河县城迁往晏城。1984年时原址改称小周乡,1995年撤乡建镇,取历史元素,改称为祝阿镇,延续至今。



【镇馆之宝】

揭开历史面纱的邓共盃

□周东升



一件文物若是能够揭秘一段历史,或者能够确证一个诸侯国族裔的活动区域,那么毫无疑问,这样的文物便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。入藏于昌邑市博物馆的邓共盃,不仅造型瑰丽精致,而且一下将一个商代的弹丸之国——邓国族裔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山东半岛中部,因而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。

1992年3月,昌邑县(1994年改称昌邑市)塔耳堡乡(1994年改称塔耳堡镇)上河头村组织村民开展植树活动。在村西的南北砂石路旁,村民孙仁龙正挥镐刨土,当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,镐头似乎撞击到了金属器物。孙仁龙赶忙放下铁镐,用双手扒拉开跟前的泥土,竟然发现了几块铜绿色的土块,随即用铁锹仔细清理,一件造型精美的青铜器便清晰地展现出来。孙仁龙异常兴奋,收工后就将这件器物抱回家中。

昌邑县文物管理所得知消息后,立即赶到孙家。孙仁龙爽快地将该器物取出,表示愿意无偿上缴给国家。同年12月,经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,该器物系商代的“邓共盃”,并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在常见的墓葬出土酒具中,以杯、爵、尊、觥等居多,而像盃这种高规格的酒器似乎非常稀少,这也足见墓主人身份的非同一般。盃,古代酒器,用青铜制成,多为圆口,腹部较大,三足或四足,用以温酒或调和酒水的浓淡。邓共盃三足,底腹部附有浓重的灰垢,无疑是由于当时长期调酒、煮酒烧熏所致。邓共盃原为器盖组合,盖已散佚。器足至口沿通高25厘米,口径13.3厘米,档高6.9厘米,最大腹径为19.5厘米,重3.3千克。该器束颈,圆沿外卷。颈部饰夔凤纹三组,每组两两相对。三柱足作大象垂鼻触地状,极为形象生动。盃(pàn)作牛首状,两目圆瞪。牛首上侧正中近口沿处有桥形钮,为挂连器身与器盖间铜铉之用。通体采用高浮雕形式,线条粗放,浑厚典雅、富丽古朴。

邓共盃不仅是我省出土的第一件邓国青铜器,也是目前所见邓国青铜器中时代最早的一件。这件青铜器能够传达出哪些重要的历史信息?弥足珍贵的是,在该盃盃部腹面有直书阴文篆字“登共尊彝”四字。根据其形制、铭文及埋藏方式,可推断其入土原因是因祭祀而埋葬。

那么这四字铭文该如何解读呢?我们知道,在我国古代,“登”通“邓”,而根据商代铜器铭文释读的一般规则,第一个字往往代表诸侯国名,即邓国;第二个字是墓主人的名字,也就是此处埋葬的是一位叫“共”的人;后面的文字表明陪葬物品的名称,“彝”,酒器,现泛指祭器。因此,铭文所表达的完整意思应该是,邓国一位叫共的逝者所用的酒器。既然如此,问题来了,邓国在史籍上有无确切记载?疆域如何?

查考相关文献可知,历史上的邓国确实存在,都城初定河南邓州。商朝第23位国王武丁,封其叔父曼于邓地,建立曼姓邓国。商代晚期,邓人南迁至今河南鄆城县东南。西周初年,又举族南迁至南阳盆地,其地域在今河南邓州与湖北襄樊一带,都城约在河南邓州西南的林扒镇。西周以后,邓国又迁都于今湖北襄樊市附近。西周时,邓国与周王室及其他姬姓国关系密切,先后与井、应等国联姻,有较高的社会地位。春秋时期,邓国依然活跃。鲁庄公十六年(前678年),被楚所灭。

据统计,以往出土的带铭文商周邓国青铜器共十四五件,大部分分布于陕西、河南、湖北三省。然而,邓共盃为什么会在昌邑出土?原来,商周时期,国族的迁徙十分频繁。王献唐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认为,位于今湖北襄阳县北之邓城,位于今山东兖州一带的春秋时期鲁国之邓邑,位于今河南孟县西南的战国时期魏国之邓邑,均因邓国族裔迁居而得名。由此可以推知,昌邑出土的这件邓共盃证明,昌邑南境也曾存在着一支邓国族裔,这一下子就将邓国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山东半岛。至于胶东的“登州”、“文登”等地的得名,是否也与此也有一定关系,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。

【老照片】

惜别

□茅永辉

这张照片拍于1962年的春天,是我与王崇华在趵突泉拍的合影。照片中高个是我,矮个是王崇华。

我和王崇华从小住在趵突泉往东用长石条铺成的正觉寺街(后曾改为趵突泉路)的一个胡同里。我住在前院,她住在后院。后院里有一棵大槐树,我们情同姐妹,常常在树下一起温课,一起唱歌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俩经常结伴去趵突泉玩耍,有时挎个小篮子,去趵突泉旁边的小板桥洗衣服。

1961年夏天,我们俩从济南二中高中毕业。她学的理科,考上了青岛医学院。我因眼睛缘故只能报考文科,考上临沂师专中文科。

大学的第一个寒假,我们从各自的学校回到家。崇华对我讲明年可能要搬家,咱们出去照个相,留个纪念吧。我提议咱们去趵突泉吧,能代表咱们是趵突泉边长大的。于是我们就到趵突泉留影,那时,照片上时兴题字,照相师傅问我们在照片上题什么字?我想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学业,她又要搬家,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,就说给我们题上“惜别”二字吧!

第二年,我被分配到蒙阴县工作了。至此一别,我俩就再没有见面。前几日看到晚报的“齐鲁壹点”晒晒你与泉水的老照片,我便翻箱倒柜把这张过去半个多世纪、已经泛黄的照片找了出来。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,现已变成两鬓白发的老人。真是:惜别半世纪,再见已古稀。

